

紅樓夢

詩詞曲賦全解

蔡義江
——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曹雪芹與《紅樓夢》	001
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	009

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解

石上偈（第一回）	026
自題一絕（第一回）	029
太虛幻境對聯（第一回）	031
嘲甄士隱（第一回）	（癩和尚） 032
中秋對月有懷口占一律（第一回）	（賈雨村） 034
詠懷一聯（第一回）	（賈雨村） 035
對月寓懷口號一絕（第一回）	（賈雨村） 037
好了歌（第一回）	（跛道人） 038
好了歌註（第一回）	（甄士隱） 039
一局輸贏料不真（第二回）	043
嬌杏贊（第二回）	044
智通寺對聯（第二回）	045
榮禧堂對聯（第三回）	046
西江月·嘲賈寶玉二首（第三回）	046
贊林黛玉（第三回）	049
捐軀報國恩（第四回）	050
護官符（第四回）	051
春困葳蕤擁繡衾（第五回）	054
寧府上房對聯（第五回）	055
秦氏臥房宋學士秦太虛所書對聯（第五回）	056
春夢歌（第五回）	（警幻仙姑） 057

警幻仙姑賦（第五回）	058
孽海情天對聯（第五回）	060
薄命司對聯（第五回）	061
金陵十二釵圖冊判詞（第五回）	062
又副冊判詞之一	063
又副冊判詞之二	065
副冊判詞一首	066
正冊判詞之一	067
正冊判詞之二	069
正冊判詞之三	070
正冊判詞之四	071
正冊判詞之五	072
正冊判詞之六	073
正冊判詞之七	074
正冊判詞之八	075
正冊判詞之九	076
正冊判詞之十	077
正冊判詞之十一	078
備考「情榜」中有六十名女子嗎	079
仙宮房內對聯（第五回）	083
紅樓夢曲（第五回）	083
引子	083
終身誤	085
枉凝眉	087
恨無常	091
分骨肉	093
樂中悲	095
世難容	097
喜冤家	099
虛花悟	100
聰明累	102
留餘慶	104
晚韶華	106
好事終	108

收尾·飛鳥各投林·····	110
備考「白茫茫大地」的含義·····	112
一場幽夢同誰近（第五回）·····	116
朝叩富兒門（第六回）·····	117
得意濃時易接濟（第六回）·····	117
十二花容色最新（第七回）·····	118
不因俊俏難為友（第七回）·····	119
古鼎新烹鳳髓香（第八回）·····	120
嘲頑石幻相（第八回）·····	121
通靈寶玉吉識（第八回）·····	123
瓔珞金鎖吉識（第八回）·····	124
早知日後閒爭氣（第八回）·····	125
贊會芳園（第十一回）·····	126
一步行來錯（第十三回）·····	127
夢秦氏贈言（第十三回）·····	128
金紫萬千誰治國（第十三回）·····	130
豪華雖足羨（第十七、十八回）·····	131
題大觀園諸景對額（第十七回）·····	132
曲徑通幽處·····	（賈寶玉） 132
沁芳·····	（賈寶玉） 132
有鳳來儀·····	（賈寶玉） 133
杏簾在望——稻香村·····	（賈寶玉） 134
蓼汀花溆·····	（賈寶玉） 135
蘭風蕙露·····	（清 客） 135
蘅芷清芬·····	（賈寶玉） 136
紅香綠玉·····	（賈寶玉） 136
贊省親別墅（第十八回）·····	138
上賈妃啟（第十八回）·····	（賈 政） 139
題大觀園正殿額對（第十八回）·····	（賈元春） 141
大觀園題詠（第十八回）·····	141
題大觀園·····	（賈元春） 142
曠性怡情·····	（賈迎春） 142
萬象爭輝·····	（賈探春） 143

文章造化·····	(賈惜春)	143
文采風流·····	(李 紈)	144
凝暉鍾瑞·····	(薛寶釵)	145
世外仙源·····	(林黛玉)	145
有鳳來儀·····	(賈寶玉)	146
蘅芷清芬·····	(賈寶玉)	147
怡紅快綠·····	(賈寶玉)	148
杏簾在望·····	(林黛玉代擬)	149
題佛寺匾(第十八回)·····	(賈元春)	151
續《莊子·胠篋》文(第二十一回)·····	(賈寶玉)	151
題寶玉續莊子文後(第二十一回)·····	(林黛玉)	154
淑女從來多抱怨(第二十一回)·····		155
《山門》中《寄生草》曲(第二十二回)·····	(清·邱園)	156
參禪偈(第二十二回)·····	(賈寶玉作 林黛玉續)	158
寄生草·解偈(第二十二回)·····	(賈寶玉)	159
弘忍弟子所作二偈(第二十二回)·····		160
其一·····	(唐·神秀)	160
其二·····	(唐·惠能)	161
春燈謎(第二十二回)·····		163
其一·····	(賈 環)	163
其二·····	(賈 母)	164
其三·····	(賈 政)	165
其四·····	(賈元春)	166
其五·····	(賈迎春)	167
其六·····	(賈探春)	167
其七·····	(賈惜春)	168
其八·····	(薛寶釵 後人改屬林黛玉)	170
其九·····	(賈寶玉 —— 後人增)	172
其十·····	(薛寶釵 —— 後人增)	173
備考 「更香謎」屬誰和「鏡謎」、「竹夫人謎」		
是否原作——與梅節兄討論·····		174
四時即事(第二十三回)·····	(賈寶玉)	188
春夜即事·····		188

夏夜即事·····	188
秋夜即事·····	189
冬夜即事·····	190
妝晨繡夜心無矣（第二十三回）·····	191
癩和尚贊（第二十五回）·····	192
跛道人贊（第二十五回）·····	192
嘆通靈玉二首（第二十五回）·····	（癩和尚）193
黛玉哭花陰（第二十六回）·····	194
哭花陰詩（第二十六回）·····	195
葬花吟（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196
寶玉聽葬花吟贊（第二十八回）·····	201
小曲（第二十八回）·····	（雲兒）201
「女兒」酒令五首（第二十八回）·····	202
其一·····	（賈寶玉）203
其二·····	（馮紫英）205
其三·····	（雲兒）206
其四·····	（薛蟠）207
其五·····	（蔣玉菡）208
題帕三絕句（第三十四回）·····	（林黛玉）210
招寶玉結詩社帖（第三十七回）·····	（賈探春）213
送白海棠帖（第三十七回）·····	（賈雲）216
詠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第三十七回）·····	218
其一·····	（賈探春）219
其二·····	（薛寶釵）219
其三·····	（賈寶玉）220
其四·····	（林黛玉）221
白海棠和韻二首（第三十七回）·····	（史湘雲）221
藕香榭對聯（第三十八回）·····	224
菊花詩（第三十八回）·····	225
憶菊·····	（蘅蕪君）225
訪菊·····	（怡紅公子）226
種菊·····	（怡紅公子）227
對菊·····	（枕霞舊友）228

供菊·····	(枕霞舊友)	228
詠菊·····	(瀟湘妃子)	229
畫菊·····	(蘅蕪君)	230
問菊·····	(瀟湘妃子)	231
簪菊·····	(蕉下客)	232
菊影·····	(枕霞舊友)	233
菊夢·····	(瀟湘妃子)	233
殘菊·····	(蕉下客)	234
螃蟹詠 (第三十八回) ·····		236
其一·····	(賈寶玉)	236
其二·····	(林黛玉)	237
其三·····	(薛寶釵)	238
探春房內對聯 (第四十回) ·····		240
牙牌令 (第四十回) ·····		241
其一·····	(賈母)	241
其二·····	(薛姨媽)	242
其三·····	(史湘雲)	243
其四·····	(薛寶釵)	244
其五·····	(林黛玉)	245
其六·····	(賈迎春)	246
其七·····	(劉姥姥)	247
代別離·秋窗風雨夕 (第四十五回) ·····	(林黛玉)	248
吟月三首 (第四十八、四十九回) ·····	(香菱)	251
蘆雪廣即景聯句 (第五十回) ·····		254
賦得紅梅花三首 (第五十回) ·····		264
詠紅梅花得紅字·····	(邢岫煙)	264
詠紅梅花得梅字·····	(李紋)	265
詠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266
訪妙玉乞紅梅 (第五十回) ·····	(賈寶玉)	267
暖香塢春燈謎四首 (第五十回) ·····		269
其一·····	(李紈)	269
其二·····	(李紈)	269
其三·····	(李紋)	270
其四·····	(李綺)	270

點絳脣·耍的猴兒謎（第五十回）	（史湘雲）	271
燈謎詩（第五十回）		272
其一	（薛寶釵）	273
其二	（賈寶玉）	273
其三	（林黛玉）	274
懷古絕句十首（第五十一回）	（薛寶琴）	275
赤壁懷古		275
交趾懷古		276
鍾山懷古		277
淮陰懷古		278
廣陵懷古		278
桃葉渡懷古		279
青冢懷古		280
馬嵬懷古		280
蒲東寺懷古		281
梅花觀懷古		282
備考 大觀園女兒的哀歌——薛寶琴《懷古絕句十首》		
謎底試尋		283
附：猜薛小妹懷古詩謎種種		288
真真國女兒詩（第五十二回）	（薛寶琴述）	298
賈祠聯額三副（第五十三回）		300
賈氏宗祠		300
星輝輔弼		301
慎終追遠		301
酒令三首（第六十二回）		302
其一	（林黛玉）	302
其二	（史湘雲）	303
其三	（史湘雲）	303
射覆四首（第六十二回）		304
其一	（薛寶琴覆 香菱射）	305
其二	（賈探春覆 薛寶釵射）	305
其三	（李紈覆 邢岫煙射）	306
其四	（薛寶釵覆 賈寶玉射）	306

《牧羊記》中《山花子》曲句（第六十三回）	（元·佚名）	308
《邯鄲記》中《賞花時》曲（第六十三回）	（明·湯顯祖）	308
花名籤酒令八首（第六十三回）		311
牡丹	（薛寶釵得）	311
杏花	（賈探春得）	312
老梅	（李紈得）	312
海棠	（史湘雲得）	313
荼蘼花	（麝月得）	314
並蒂花	（香菱得）	315
芙蓉	（林黛玉得）	315
桃花	（襲人得）	316
深閨有奇女（第六十四回）		317
五美吟（第六十四回）	（林黛玉）	319
西施		319
虞姬		320
明妃		320
綠珠		321
紅拂		321
只為同枝貪色慾（第六十四回）		323
尤三姐自刎（第六十六回）		324
桃花行（第七十回）	（林黛玉）	325
柳絮詞（第七十回）		326
如夢令	（史湘雲）	327
南柯子	（賈探春上闕 賈寶玉下闕）	328
唐多令	（林黛玉）	329
西江月	（薛寶琴）	330
臨江仙	（薛寶釵）	331
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第七十六回）		332
姽婁詞三首（第七十八回）		340
其一	（賈蘭）	341
其二	（賈環）	341
其三	（賈寶玉）	342
附：有關林四娘資料選錄		344

芙蓉女兒誄（第七十八回）	（賈寶玉）	346
紫菱洲歌（第七十九回）	（賈寶玉）	362
歌謠（第八十三回）		363
親友慶賀賈政升官（第八十五回）		364
與黛玉書並詩四章（第八十七回）	（薛寶釵）	364
黛玉見帕傷感（第八十七回）		367
琴曲四章（第八十七回）	（林黛玉）	368
悟禪偈（第八十七回）	（賈惜春）	370
望江南·祝祭晴雯二首（第八十九回）	（賈寶玉）	371
黛玉房內新寫對聯（第八十九回）		372
贊黛玉（第八十九回）		373
黛玉照鏡（第八十九回）		373
嘆黛玉病（第九十回）		374
感懷（第九十回）	（薛 蝌）	375
答黛玉禪話（第九十一回）	（賈寶玉）	376
薦包勇與賈政書（第九十三回）	（甄應嘉）	377
匿名揭帖兒（第九十三回）		379
賞海棠花妖詩三首（第九十四回）		379
其一	（賈寶玉）	380
其二	（賈 環）	380
其三	（賈 蘭）	380
尋玉乩書（第九十五回）		381
嘆黛玉死（第九十八回）		382
與賈政議探春婚事書（第九十九回）	（周 瓊）	383
散花寺籤（第一百一回）		385
骰子酒令四首（第一百八回）		386
其一		386
其二		387
其三		387
其四		388
重遊幻境所見聯額三副（第一百十六回）		388
真如福地		388
福善禍淫		389

引覺情癡	389
酒令（第一百十七回）	390
吟句（第一百十八回）	（賈寶玉）390
離家赴考贊（第一百十九回）	391
離塵歌（第一百二十回）	392
詠桃花廟句（第一百二十回）	（清·鄧漢儀）393
頑石重歸青埂峰（第一百二十回）	394
結紅樓夢偈（第一百二十回）	395

附 編

脂本《石頭記》評詩選釋

浮生著甚苦奔忙	400
附：甲戌本《石頭記》「凡例」校釋	402
有情原比無情苦	411
天地循環秋復春	411
陰陽交結變無倫	412
請君著眼護官符	413
萬種豪華原是幻	414
風流真假一般看	414
幻情濃處故多嗔	415
生死窮通何處真	416
一物珍藏見至情	417
自執金矛又執戈	418
兩宴不覺已深秋	419
富貴榮華春暖	420
積德於今到子孫	420
五首新詩何所居	421
空將佛事圖相報	422

《紅樓夢》中的詩論選評

才子佳人書中的詩賦（第一回）	425
----------------	-----

編新不如述舊（第十七回）	425
只要套得妙（第十七回）	426
不過是寄興寫情（第三十七回）	426
忌過於新巧求生（第三十七回）	427
不喜限韻（第三十七、三十八回）	428
巧之得失（第三十八回）	428
背面傳粉（第三十八回）	429
烘染（第三十八回）	429
切題形容（第三十八回）	429
小題目要寓大意（第三十八回）	430
李義山佳句（第四十回）	430
格律何難（第四十八回）	431
不以詞害意（第四十八回）	432
盛唐三大家詩作底子（第四十八回）	433
詩之三昧（第四十八回）	435
夢中得詩（第四十八回）	436
三評香菱吟月詩（第四十八、四十九回）	437
老生常談（第四十九回）	438
長詩起法（第五十回）	438
設限難人（第五十二回）	439
鐵門檻（第六十三回）	440
善翻古人意（第六十四回）	441
杜詩亦多樣（第七十回）	442
不落套（第七十回）	442
禁體物語（第七十五回）	443
好的留後頭（第七十六回）	443
莫沖淡警句（第七十六回）	444
收結該歸到本題（第七十六回）	444
作詩有別路（第七十八回）	444
見題先度其體格（第七十八回）	445
長歌須詞藻點綴（第七十八回）	446
師楚人之有微詞（第七十八回）	447
一路平韻末轉仄（第八十九回）	448

聲音之原不可不察（第九十三回）	448
-----------------	-----

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跡的詩歌選註

題敦誠《琵琶行傳奇》（斷句）	（曹雪芹） 452
寄懷曹雪芹霽	（敦 誠） 453
贈曹雪芹	（敦 誠） 456
佩刀質酒歌	（敦 誠） 457
輓曹雪芹	（敦 誠） 459
輓曹雪芹甲申	（敦 誠） 461
附：苻莊過草堂命酒聯句	（敦 誠） 462
芹圃曹君霽別來已一載餘矣	（敦 敏） 464
附：閉門悶坐感懷	（敦 敏） 465
題芹圃畫石	（敦 敏） 465
贈芹圃	（敦 敏） 466
訪曹雪芹不值	（敦 敏） 467
小詩代簡寄曹雪芹	（敦 敏） 467
附：曾次亮《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討》（摘錄）	468
河幹集飲題壁兼弔雪芹	（敦 敏） 469
附：西郊同人遊眺兼有所弔	（敦 敏） 469
懷曹芹溪	（張宜泉） 470
附：春夜止友人宿即席分賦	（張宜泉） 471
晴溪訪友	（張宜泉） 471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	（張宜泉） 472
附：為過友家陪飲諸宗室	（張宜泉） 472
題芹溪居士	（張宜泉） 473
傷芹溪居士	（張宜泉） 474
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姓曹	（永 忠） 475
題紅樓夢	（明 義） 477

《紅樓夢》版本簡介 483



曹雪芹與《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是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也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驕傲。

《紅樓夢》故事被作者曹雪芹隱去的時代，其實就是他祖輩、父輩和他自己生活的時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的鼎盛時期。然而，在國力強大、物質豐富的「太平盛世」的表象背後，各種隱伏著的社會矛盾和深刻危機，正在逐漸顯露出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已日益腐朽。政治風雲的動蕩、變幻，統治階層內部各政治集團、家族及其成員間興衰榮辱的迅速轉遞，以及人們對現存秩序的深刻懷疑、失望等等，這些都具有典型性的時代徵兆，說明社會的上層建築也在發生動搖，正逐漸趨向崩潰。作為文學家的曹雪芹是偉大的，他以無可比擬的傳神之筆，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帶有封建末世社會重要時代特徵的、極其生動而真實的歷史畫卷。

曹雪芹（1724—1764），名霑，他的字號有雪芹、芹圃、芹溪、夢阮等。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遼寧鐵嶺西南郊腰堡大汎河村一帶，在努爾哈赤的後金兵掠地時，淪為滿洲貴族旗下的奴隸，並扈從入關。清開國時，曹氏歸屬正白旗，為內務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漸與皇家建立起特殊親近的關係。曾祖曹璽之妻孫氏，當過康熙保姆，後被康熙封為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文學修養很高，是康熙的親信；父輩曹頤、曹頳相繼承襲父職，三代四人前後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今江蘇南京）織造。康熙每次南巡，都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曾親自主持接駕四次。所以曹

家在江南是個地位十分顯赫的官僚大家庭。雍正即位後，曹家遭冷落，曹頫時受斥責。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曹頫因「織造差員勒索驛站」及虧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頫被「枷號」，曹寅遺孀與小輩等家口遷回北京，靠發還的崇文門外蒜市口少量房屋度日。曹家從此敗落。其時，曹雪芹尚在幼年。

此後，在他成長的歲月中，家人親友定會經常繪聲繪色地講述曹家昔日的盛況，這自會不時激起他無比活躍的想像力，令他時時神遊秦淮河畔老家已失去了的樂園。此外，當時統治集團由玉堂金馬到陋室蓬窗的升沉變遷，曹雪芹所見所聞一定也很多，「辛苦才人用意搜」，他把廣泛蒐羅所得的素材，結合自家榮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醞釀，便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一部描繪風月繁華的官僚大家庭到頭來恰似一場幻夢般破滅的長篇小說構思就逐漸形成了。

《紅樓夢》創作開始時，雪芹年未二十，創作此書，他前後花了十年時間，經五次增刪修改。在他三十歲之前，全書除有少數章回未分定、因而個別回目也須重擬確定，以及有幾處尚缺詩待補外，正文部分已基本草成（末回叫「警幻情榜」），書稿匆匆交付其親友脂硯齋等人加批謄清。最後有十年左右時間，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過的。不知是交通不便，還是另有原因，他似乎與脂硯齋等人極少接觸，也沒有再去做書稿的掃尾工作，甚至沒有跡象表明他審讀、校正過已謄抄出來的那部分書稿，也許是迫於生計只好暫時輟筆先作「稻粱謀」吧。其友人敦誠曾寫詩規勸，希望他雖僻居山村，仍能繼續像從前那樣寫書：「勸君莫彈食客鉢，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寄懷曹雪芹》）

不幸的事發生了：《紅樓夢》書稿在加批並陸續謄清過程中，有一些親友爭相借閱，先睹為快，結果八十回後有「衛若蘭射圃」、「獄神廟慰寶玉」、「花襲人有始有終」、「懸崖撒手」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這

五六稿據脂批提到的內容看，並非連著的，有的較早，有的很遲，其中也有是緊接八十回的（當是「衛若蘭射圃」文字）。這樣，能謄抄出來的就只能止於八十回了。「迷失」不同於焚毀，它是一個難以確定的、逐漸失去找回可能性的漫長過程。也許在很長時間內，脂硯齋等人並未明確告訴雪芹這一情況，即使他後來知道，也會抱著很可能失而復得的僥倖心理，否則他在餘年內又何難補作！光陰倏爾，禍福無常，雪芹窮居西山，唯一的愛子不幸痘殤，「因感傷成疾」，「一病無醫」，綿延「數月」，才「四十年華」的偉大天才，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1764年2月2日後）與世長辭。《紅樓夢》遂成殘稿。尚未抄出的八十回後殘留手稿，原應保存於另一位親友畸笏叟之手，但個人收藏又哪能經受得起歷史長河的無情淘汰，終於也隨這位未明身份的老人一起消失了。曹雪芹死後不到三十年，程偉元和高鶚整理、補足並刊刻付印了由不知名者續寫了後四十回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從此，小說才得以「完整」面目呈現於世。

《紅樓夢》版本，也就因此分為兩大類：一是至多存八十回、大都帶有脂評的抄本，簡稱脂本；是一百二十回、經程、高二人整理過的刻本，簡稱程高本或程本。我們見到影印出版的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戚蓼生序本石頭記》等均屬脂本，排印出版的如《三家評本紅樓夢》、《八家評批紅樓夢》等均屬程本，近人校註的《紅樓夢》，選脂擇程作為底本的都有。脂、程二本相比較，脂本的優點在於被後人改動處相對少些，較接近原作面貌，所帶脂評有不少是瞭解《紅樓夢》和曹雪芹的重要原始資料；欠缺之處是只有八十回，有的僅殘存幾回、十幾回，有明顯抄錯或所述前後未一致的地方，特別是與後四十回續書合在一起，有較明顯的矛盾抵觸。程本的好處是全書有始有終，前後文字已較少矛盾抵觸，語言也流暢些，便於一般讀者閱讀；缺點是改動原作較大，有的是任意妄改，有的則為適應續書情節而改變了作者的原意。

《紅樓夢》得以普及，將續作合在一起的程本功勞不小，但也因此對讀者起了影響極大的誤導作用。續書讓黛玉死去、寶玉出家，能保持小說的悲劇結局是相當難得的；但悲劇被縮小了，減輕了，性質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曹雪芹原來寫的是個富貴榮華的大家庭因獲罪被抄家，終至一敗塗地、子孫流散、繁華成空的大悲劇。組成這大悲劇的還有眾多人物各自的悲劇，而寶黛悲劇只是其中之一，儘管是極重要的。整個故事結局就像第五回《紅樓夢曲·收尾·飛鳥各投林》中所寫的那樣：食盡鳥飛，唯餘白地。至於描寫封建包辦婚姻所造成的悲劇，在原作中也是有的：由於擇婿和擇媳非人，「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作者的這一意圖已為脂評所指出，只是批判包辦婚姻並非全書的中心主題，也不是通過寶黛悲劇來表現的。

《紅樓夢》是在作者親見親聞、親身經歷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礎上創作的。這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史上還是第一次。從這一點上說，它已跨入了近代小說的門檻。但它不是自傳體小說，也不是小說化了的曹氏一門的興衰史，儘管在小說中毫無疑問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經歷和自己家庭榮枯變化的種種可供其創作構思的素材。只是作者蒐羅並加以提煉的素材的來源和範圍都要更廣泛得多，其目光和思想，更是及於整個現實社會和人生。《紅樓夢》是在現實生活基礎上最大膽、最巧妙、最富有創造性和想像力的藝術虛構。所以它反映的現實，其涵蓋面和社會意義是極其深廣的。

賈寶玉常被人們視為作者的化身，以為曹雪芹的思想、個性和早年的經歷，便與寶玉差不多。其實，這是誤會。作者確有將整個故事透過主人公的經歷、感受來表現的創作意圖（所以虛構了作「記」的「石頭」，亦即「通靈寶玉」，隨伴寶玉入世，並始終掛在他的脖子上），同時也必然在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時，運用了自己的許多生活體驗，但畢竟作者並非是

照著自己來寫寶玉的。發生在寶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點，也有許多根本不屬於作者。賈寶玉只是曹雪芹提煉生活素材後，成功地創造出來的全新的藝術形象。若找人物的原型，只怕誰也對不上號，就連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況的脂硯齋也看不出賈寶玉像誰，他說：「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實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脂評）可知，寶玉既非雪芹，亦非其叔叔。其他如林黛玉、薛寶釵，脂硯齋以為「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第四十二回脂評）。此話無論正確與否，也足可證明釵、黛也是並非按生活原型實寫的藝術虛構形象。

《紅樓夢》具體、細緻、生動、真實地展示了作者所處時代環境中廣闊的生活場景，禮儀、習俗、愛情、友誼，種種喜怒哀樂，以至飲食穿著、生活起居等等瑣事細節，無不一一畢現，這也是以前小說從未有過的。史書、筆記可以記下某些歷史人物的命運、事件的始末，卻無法再現兩個半世紀前的生活畫面，讓我們彷彿身臨其境地領略和感受到早已逝去的年代裡所發生過的一切。《紅樓夢》的這一價值，絕不應該低估。

《紅樓夢》一出來，傳統的寫人的手法都被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壞人都壞了。作者如實描寫，從無諱飾，因而每個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賈寶玉、林黛玉、史湘雲、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鳳、賈璉、薛蟠、賈雨村，也並未寫成十足的壞蛋。有人說，曹雪芹寫了四百多個人物，與莎士比亞所寫總數差不多。但莎翁筆下的人物是分散在三十幾個劇本中的，而曹雪芹則將他們嚴密地組織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與個性鮮明生動的也不下幾十個。

賈寶玉形象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他是一個傳統觀念中「行為偏僻性乖張」、「古今不肖無雙」的貴族子弟。他怕讀被當時統治者奉為經典的《四

書》，卻對道學先生最反對讀的《西廂記》、《牡丹亭》之類書愛如珍寶。他厭惡當時知識分子的仕宦道路，諷刺那些熱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嘲笑道學所鼓吹的「文死諫，武死戰」的所謂「大丈夫名節」是「胡鬧」。特別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道德觀念，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在丫鬟、僮僕、小戲子等下人面前，他從不以為自己是「主子」，別人是「奴才」，總是平等相待，給予真誠的體貼和關愛。從這個叛逆者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時代的徵兆，封建主義在趨向沒落，民主主義思想已逐漸萌芽。

《紅樓夢》構思奇妙、精細而嚴密。情節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發展，都置於有機的整體結構中，沒有率意的、多餘的、游離的筆墨。小說的文字往往前後照應，彼此關合（故脂評常喜歡說「千里伏線」）；人物的吟詠、製謎、行令，甚至說話也常有「閒閒一筆，卻將後半部線索提動」（第七回脂評）、帶「讖語」性質的地方。作者落筆時，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始終的，所以讀來讓人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感覺。這樣的結構行文，不但為中國其他古典長篇小說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說中也不多見。

《紅樓夢》第一回以「甄士隱」、「賈雨村」為回目，寓意「真事隱（去），假語存（焉）」^①。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文學創作的等等），實錄世情，把飽含辛酸淚水的真實感受，用「滿紙荒唐言」的形式表達出來，其內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來，文學創作上的虛構，也就是「假語」、「荒唐言」，但《紅樓夢》

[①] 曹雪芹一定對人說過這一意圖，可脂硯齋將後半句錯聽成「假語村言」——這組不成短語——寫入「凡例」，後移作第一回回前評，又被傳抄者混入正文，「假語村言」四字，遂訛傳至今。

的虛構又有其相當特殊的地方。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描寫都中的賈家故事外，又點出一個在南京的甄家，兩家相似，甚至有一個處處相同的寶玉。這樣虛構的用意，有一點是明顯的，即賈（假）、甄（真）必要時可用來互補。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說中明寫他祖父曹寅曾四次親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這段榮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沒），能寫的只是元春省親的虛構故事，於是就通過人物聊省親說到皇帝南巡，帶出江南甄家「獨他家接駕四次」的話來。這就是以甄家點真事。故脂評於此說：「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藉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我們說過，小說所寫不限於曹氏一家的悲歡，經過提煉、集中和昇華，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們發現，作者還常有意識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國，借題發揮，把發生在賈府中的故事的內涵擴大成為當時整個國家的縮影。產生這種寫法可能性的基礎是封建時代的家與國都存在著嚴格等級區分的宗法統治，兩者十分相似，在一個權勢地位顯赫的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觀園在當時的任何豪門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圓明園那樣只有皇家園林才有的規模，這不是偶然的。試想，如果只有一般花園那樣，幾座假山、二三亭樹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開。不但寶玉每見一處風景便題對額的「乾隆遺風」式的情節無法表現，連探春治家、將園林管理採用承包制的辦法來推行興利除弊的改革，也沒有必要和不可能寫了。「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這兩句總題大觀園的詩，不是也可以解讀成小說所描寫的是從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蔚為「大觀」的情景嗎？

《紅樓夢》綜合體現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小說的主體文字是白話，但又吸納了文言文及其他多種文體表現之所長。有時對自然景物、人物情態的描摹，也從詩詞境界中泛出，給人以一種充滿詩情畫意的特殊韻味和

美感。小說中寫入了大量的詩、詞、曲、辭賦、歌謠、聯額、燈謎、酒令……做到了真正的「文備眾體」，且又都讓它們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擬寫小說人物所吟詠的詩詞作品，能「按頭製帽」（茅盾語），做到詩如其人，一一適合不同人物各自的個性、修養、特點，林黛玉的風流別緻、薛寶釵的雍容含蓄、史湘雲的清新灑脫，都各有自己的風格，互不相犯，這一點尤為難得。還有些就詩歌本身看寫得或平庸、或幼稚、或笨拙、或粗俗，但從摹擬對象來說卻又是惟妙惟肖、極其傳神的作品，又可看出作者在小說創作上堅持「追蹤躡跡」忠實摹寫生活的美學理想。

《紅樓夢》寫到的東西太多了。諸如建築、園林、服飾、器用、飲食、醫藥、禮儀典制、歲時習俗、哲理宗教、音樂美術、戲曲遊藝……無不頭頭是道，都有極其精彩的描述。這需要作者有多麼廣博的知識和高深的修養啊！在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藝是無與倫比的，也只有他這樣的偉大天才，才能寫出《紅樓夢》這樣一部涉及領域極廣的百科全書式的奇書。

蔡義江於北京東皇城根南街 84 號



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

真正的「文備眾體」

中國人引以為榮的偉大文學家曹雪芹，除了有一部不幸成為殘稿、由後人續補而成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傳世以外，幾乎甚麼別的文字都沒有保存下來。然而，誰也不會懷疑他的多才多藝。小說家要把複雜的生活現象成功地描繪下來，組成廣闊的時代畫卷，這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修養。在這一點上，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他能文會詩，工曲善畫，博識多見，雜學旁收，三教九流，無所不曉。

自唐傳奇始，「文備眾體」雖已成為中國小說體裁的一個特點，但畢竟多數情況都是在故事情節需要渲染鋪張，或表示感慨詠嘆之處，加幾首詩詞或一段贊賦駢文以增效果。所謂「眾體」，實在也有限得很。《紅樓夢》則不然，除小說的主體文字本身也兼收了「眾體」之所長外，其他如詩、詞、曲、辭賦、歌謠、諺、贊、誄、偈語、聯額、書啟、燈謎、酒令、駢文、擬古文等等，也應有盡有。以詩而論，有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騷體，有詠懷詩、詠物詩、懷古詩、即事詩、即景詩、謎語詩、打油詩，有限題的、限韻的、限詩體的、同題分詠的、分題合詠的，有應制體、聯句體、擬古體，有擬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長恨歌》、《擊豕歌》之體的，有師楚人《離騷》、《招魂》等作而大膽創新的……五花八門，豐富多彩。這是真正的「文備眾體」，是其他小說中所未曾見的。

借題發揮，傷時罵世

《紅樓夢》當然不像它開頭就宣稱的那樣是一部「毫不干涉時世」、「大旨談情」的書，它只不過把「傷時罵世之旨」作了一番遮蓋掩飾罷了。詩詞曲賦中有時可以說些小說主體描述文字中不便直接說的話，在借題發揮、微詞譏貶上，有時也容易些。比如薛寶釵所諷和的《螃蟹詠》，其中有一聯說：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寫的雖然是橫行一時、到頭來不免被煮食的螃蟹，但是拿來給那些心機險詐、善於搞陰謀詭計、不走正路、得意時不可一世的政客、野心家畫像，也十分維肖。他們最後不都是機關算盡，卻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嗎？小說中特意借眾人之口說：「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見，作者確是在借題發揮「罵世」。

《姽婁詞》看起來對立面是所謂「『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頌揚的是當今皇帝有褒獎前代所遺落的可嘉人事的聖德，實質上則是指桑罵槐，揭露當朝統治者的昏庸腐朽：

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

如果不是借做詩為名，敢於這樣直接干涉時世、譏諷朝廷嗎？

再如「杜撰」誄文，以哀痛悲切為主，感情當然不妨強烈些、誇張些，文章不妨鋪陳些，把可以拉來的都拉來。「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作俑」。既然古時楚人如屈、宋等可以用香草美人筆法來譏諷政治黑暗，我曹雪芹當然也不妨借悼念芙蓉女兒之名，寫上幾句「傷時罵世」的「微詞」，責任可以推給「作俑」的「古人」。所以，在祭奠一個丫頭的誄文中，他把賈誼、鮒、石崇、嵇康、呂安等在政治鬥爭中遭禍的人物全拉來了。

「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罽罽；蕢施妒其臭，蘭竟被芟鉏！」「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而亦妒！箝諛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任意纂著」的文表中表達了屈原式的不平；「大肆妄誕」的筆下爆發出志士般的憤怒。從全書來看，似此類者，雖則不算多，但卻也不能不予以注意。

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是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也是它有別於其他小說的一個特點。當然，其他小說也有把詩詞組織在故事情節中的，比如小說中某人物所寫的與某事件有關的詩等等，但在多數情況下，則是可有可無的閒文。如果我們翻開被署作「李卓吾評」的一百回本《明容與堂刻本水滸傳》，就會發現它的詩和駢體贊文，要比後來通行的七十回本來得多，但其中有一些被評者認為是多餘的，標了「可刪」等字樣。的確，這些無關緊要的附加文字，刪去後並不影響內容的表達，有時倒反而使小說文字更加緊湊、乾淨。有些夾入小說的詩詞贊賦，雖則在形容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環境氣氛上也有一定作用，但總不如正文之重要。有些讀者不耐煩看，碰到就跳過去，似乎也沒有多大影響。《紅樓夢》則又不然。它的絕大多數詩詞曲賦都是融合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中的。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後文意弄明白，或者等於沒有看那一部分的情節。比如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所看到的十二釵冊子判詞和曲子，倘若我們跳過不看，或者也像寶玉那樣「看了不解」，覺得「無甚趣味」，那麼，我們能知道的至多是寶玉做了一個荒唐的夢，甚至簡直自己也有點像在夢中。讀第二十二回中的許多燈謎詩，如果只把它當成猜謎遊戲而不理解它的寓意，那麼，我們連這一回的回目「製燈謎賈政悲識語」的意思也將不懂。

有些詞、賦，表面看游離於情節之外，但細加尋味，實際上仍與內容有關。《警幻仙姑賦》是被脂評認為近乎一般小說慣用的套頭的閒文，他說：

按此書凡例（體例也，非「甲戌本」卷首之《凡例》。——筆者）

本無贊賦閒文，前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此二文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前詞卻是作者別有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也。（甲戌本第五回眉批）

這裡指出，《紅樓夢》在一般情況下不用其他小說所常用的「贊賦閒文」是很對的。至於說此賦不像評寶玉的《西江月》二詞那樣「別有深意」，所以「不見長」，似乎還值得研究。就賦本身內容而論，確實像是閒文，看不出多大意義，可以說寫得「不見長」。因為它僅僅把警幻仙姑的美貌誇張形容了一番，而且遣詞造句也多取意於曹子建的《洛神賦》。但正是後一點所造成的似曾相識的印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曹植的文句，在這裡常常只是稍加變換，比如：一個說「雲髻峨峨」，一個就說「雲髻堆翠」；一個說「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一個就說「纖腰之楚楚兮，迴風舞雪」；一個說「若將飛而未翔」，一個就說「若飛若揚」；一個說「含辭未吐」，一個就說「將言而未語」；一個說「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一個就說「待止而欲行」，如此等等。難道以曹雪芹的本領，真的只能摹擬一千五百多年前他的老本家之所作（而且又是大家熟悉的名篇）而亦步亦趨嗎？我想，他還不至於如此低能。讓讀者從賈寶玉所夢見的警幻仙姑形象，聯想到曹子建所夢見的洛神形象，也許正是作者擬此賦的意圖。曹植欲求娶原為袁紹兒媳的甄氏而不得，曹操將她許給了曹丕，立為后，後來被賜死。曹植過洛水而思甄后，夢見她來會，留贈枕頭，感而作賦。但他假託是賦洛神宓妃的，說：「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事，遂作斯賦。」（《洛神賦序》）所以，李商隱有「賈氏窺簾韓掾小（晉賈充之女與韓壽私通事），宓妃留枕魏王才」

（《無題》）的詩句。小說寫警幻仙姑不也是寫寶玉與秦氏曖昧關係的託言嗎？在《不了情暫撮土為香》一回中，寶玉曾說：「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這些話正可幫助我們窺見作者擬古的用心。總之，此賦原有暗示的性質，並非只是效顰古人而濫用俗套的，可惜深悉作者用意的脂硯齋沒有能體會出來。

時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

《紅樓夢》中通過賦詩、填詞、題額、擬對、製謎、行令等等情節的描繪，多方面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統治階層的文化精神生活。詩詞吟詠本是這一掌握著文化而又有閒的階層的普遍風氣，而且更多的還是男子們的事。因為曹雪芹立意要讓這部以其親身經歷、廣見博聞所獲得的豐富生活素材為基礎而重新構思創造出來的小說，以「閨閣昭傳」的面目出現，所以把他所熟悉的素材重新鍛鑄變形，本來男的可以改為女的，家庭之外、甚至朝廷之上的也不妨移到家庭之內等等，使我們讀去覺得所寫的一切好像只是大觀園兒女們日常生活的趣聞瑣事。其實，通過小說中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所曲折反映的現實生活，要比它表面描寫的範圍更為廣闊。

我們從小說本文的暗示、特別是脂評所說「借省親事寫南巡」等話，可以斷定在有關元春歸省盛況的種種描寫中，有著康熙、乾隆南巡，曹家多次接駕的影子。這樣，寫寶玉和眾姊妹奉元春之命為大觀園諸景賦詩，也就可以看作是寫封建時代臣僚們奉皇帝之命而作應制詩的情景的一種假託。人們於遊賞之處，喜歡擬句留題、勒石刻字的，至今還被稱為「乾隆遺風」。可見，這種風氣在當時上行下效，是何等盛行！這方面，小說中反映得也相當充分。此外，如製燈謎、玩骨牌、行酒令，鬥智競巧，花樣翻新，也都是清代極流行的社會風俗。

大觀園兒女們結社作詩的種種情況，與當時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詠唱酬的活動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誠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聯句，參加作詩者都是他們圈子裡的一些詩伴酒友。可見文人相聚聯句之風，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為流行（小說中兩次寫到大觀園聯句）。如果要把這些生活素材移到小說中去，是不妨改芹圃、松堂、荇莊等真實名號為黛玉、湘雲、寶釵之類芳諱的。《菊花詩》用一個虛字、一個實字擬成十二題，小說裡雖然說是寶釵、湘雲想出來的新鮮作詩法，其實也是當時已存在著的詩風的藝術反映。比如與作者同時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誠正堂稿》和永（嵩山）的《神清室詩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菊花八詠》詩，詩題有《訪菊》、《對菊》、《種菊》、《簪菊》、《問菊》、《夢菊》、《供菊》、《殘菊》等，小說中所講幾乎和這一樣，可見並非是向壁虛構。至於小說中寫到品評詩的高下，論作詩「三昧」，以及談讀古詩的心得體會等等，更可以在一些清詩話中讀到類似的說法。所以，與其說小說是為「閨閣昭傳」，毋寧說是為文人寫照。

史湘雲《對菊》詩有寫傲世情態一聯說：「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試想：這是一位公侯小姐的形象嗎？男子讀書的有儒冠，做官的戴紗帽，只有那些隱逸狂放之士才「科頭」（光著頭）。閨閣女子本來就不戴帽子，何必說「科頭」呢？再說，也很少見小姐「抱膝」坐在地下。原來這裡就是一般文人所寫的傲世的形象，它取意於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詩：「科頭箕踞（即抱膝而坐）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探春所作的《簪菊》詩也是如此。它的後半首說：「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也許有人以為詩既是女子所寫，「短鬢」（一作「短髮」）未免不成體統，似乎說「雲鬢」更好，殊不知詩寫「簪菊」，句句切題，這一句是以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為出典的，正是「短鬢」（或「短髮」）。如

果必以女郎詩來衡量，探春也像「葛巾漉酒」的陶淵明裝束，成何模樣！特別是末聯情景，李白作《襄陽歌》說「襄陽小兒齊拍手……笑殺山公醉似泥」，是很自然的；倘若閨房千金喝得酩酊大醉，讓路旁行人拍手取笑，還自以為「高情」，這未免狂得太過分了吧！固然，閒吟風月，總要有點「為文造情」，也未必都要說自己的。但如果看作是作者有意借此類兒女吟哦的情節（當然，這裡並不排斥當時貴族家庭婦女也多有能作詩填詞的），同時曲折地摹寫當時儒林風貌的某些方面（也許正因為如此，小說才特地通過探春之口說這次作詩的規定是「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不是更為合適嗎？

按頭製帽，詩即其人

曹雪芹深惡那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的「佳人才子等書」。可知他自己必不如此。但有一條脂評說：

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有」字的草寫形訛）傳詩之意。（甲戌本第一回夾批）

這又如何理解呢，是否脂評所說不確？我以為倘若理解為曹雪芹想把自己平時所創作的詩，用假擬的情節串聯起來，以便傳世，那是不確的。但如果說，曹雪芹立意撰寫《紅樓夢》小說的同時，把在小說情節中確有必要寫到的詩詞，根據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文化修養，摹擬得十分逼真、成功，從而讓這些詩詞也隨小說的主體描述文字一道傳世，我以為，這樣理解作者「有傳詩之意」的話是可以的。這裡的關鍵在於小說中的詩詞曲賦是從屬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描述的需要的，而不是相反。這是《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不同於一些流俗小說的最顯著、最

重要的特點之一，這些詩詞曲賦之所以富有藝術生命力，主要原因也在於此。用作家茅盾所作的比喻來說，這叫做「按頭製帽」（見《夜讀偶記》）。

要描寫一群很聰明而富有才情的兒女們賦詩填詞，已非易事，再要把各人之所作擬寫得詩如其人，都適合他們各自的個性、修養、特點，那必然加倍的困難。海棠詩社諸芳所詠，黛玉的風流別緻、寶釵的含蓄渾厚、湘雲的清新灑脫，都自有個性，互不相犯。黛玉作《桃花行》，寶玉一看便知出於誰手。寶琴誑他說是自己寫的，寶玉就不信，說「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還說「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這些話表明作者在摹擬小說中各人所寫的詩詞時，心目之中先已存有每人的「聲調口氣」，「瀟湘子稿」絕不同於「蘅蕪之體」，而且在賦予人物某些特點時，還考慮到他的為人行事以及與身世經歷之間的聯繫。寶釵的「淡極始知花更艷」，不但是詠白海棠的佳句，而且完全符合她為人寡語罕言、安分從時，喜歡素樸淡雅、潔淨無華，遇到旁人會見怪的事情她能渾然不覺，因而博得賈府上下誇讚的個性特點。湘雲的「也宜牆角也宜盆」，當然是讚好花處處相宜，但好像也借此道出了她面對自幼在綺羅叢中受到嬌養，如今卻來投靠賈門、寄人籬下的環境改變，而滿不在乎的那種「闊大寬宏」的氣量風度。被評為壓卷之作的《詠菊》詩說：「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大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味道，只是已女性化了而已。這樣幽怨寂寞的心聲，自非出自黛玉筆下不可。作者讓史湘雲的《詠白海棠》詩「壓倒群芳」（脂評語），讓林黛玉在《菊花詩》諸詠中奪魁，讓薛寶釵所諷和的《螃蟹詠》被眾人推為「絕唱」。以吟詠者的某種氣質、生活態度與所詠之物的特性或詠某物最相宜的詩風相暗合，這也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曹雪芹把「追蹤躡跡」地忠實摹寫生活作為自己寫小說的美學理想，因而，我們在小說中常常可以讀到一些就詩本身看寫得很不像樣、但從摹

擬對象來說卻是非常成功的詩。比如，綽號「二木頭」的迎春，作者寫她缺乏才情，不大會作詩，所以，猜詩謎也猜不對，行酒令一開口就錯了韻。她奉元春之命所題的匾額叫「曠性怡情」，倒像這位懦小姐對諸事得失都不計較、聽之任之的生活態度的自然流露。她勉強湊成一絕，內容最為空洞，如說「奉命羞題額曠怡」、「遊來寧不暢神思」，句既拙稚，意思也不過是匾額的一再重複，像這樣能使讀者從所作想見其為人的詩，實在是摹擬得絕妙的。在香菱學詩的情節中，作者還把自己談詩、寫詩的體會故事化了。他揣摩初學者習作中易犯的通病，仿效他們的筆調，把他們在實踐中不同階段的成績都一一真實地再現出來，這實在比自己出面做幾首好詩更難得多。再如，賈芸所寫的書信、賈環所製的謎語、薛蟠所說的酒令，都無不令人絕倒。他們寫的、講的之所以可笑，原因各不相同，也各體現不同個性，絕無雷同；然而又都可以看出作者出色的摹擬本領和充滿幽默感的詼諧風趣的文筆。在這方面，曹雪芹的才能真是了不起啊！

《紅樓夢》詩詞曲賦的明顯的個性化，使得後來補續這部小說的人所增添的詩詞難以魚目混珠。我們知道，在製燈謎一回中，寶玉的「鏡子謎」和寶釵的「竹夫人謎」，並非曹雪芹的原作，因為原稿文字止於惜春謎，「此後破失」，「此回未補成而芹逝矣」（脂評語）。這兩個謎語和回末的文字都是後人補的。謎語補得怎麼樣呢？因為回目是「製燈謎賈政悲識語」，所以謎語要有符合人物將來命運的寓意，這一點續補者是注意到了。寶玉的謎「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似乎可以暗射後來有金玉之「喜」和木石之「憂」，一「南」一「北」，也彷彿可以表示求仕與出家之類相反的意願或行為。謎底鏡子，則可象徵「鏡花水月」。所以，續補者頗有點躊躇滿志，特地通過賈政之口讚道：「好，好！如猜鏡子，妙極！」但續補者顯然忘記了寶玉是「極惡讀書」（按脂評所說「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的讀書」。見甲戌本第三回）的，而現在的謎語卻是集四

句儒家經語而成的，而且還都出自最不應該出的下半本《孟子》的《萬章》篇上。小說於製謎一回之後，再過五十一回，寫寶玉對父親督責他習讀的《孟子》、尤其是下半本《孟子》，大半夾生，不能背誦，而早在這之前，倒居然能巧引其中的話，製成謎語，這就留下了不小的破綻，破壞了原作者對寶玉叛逆性格的塑造。寶釵的謎雖合夫妻別離的結局，但一覽無餘，與「含蓄渾厚」的「蘅蕪之體」絕不相類。一開口「有眼無珠腹內空」，簡直近乎趙姨娘罵人的口吻；第三句「梧桐葉落分離別」，為了湊成七個字，竟把用「分離」或者「離別」兩個字已足的話，硬拉成三個字，實在也不比賈芸更通文墨；至於「恩愛夫妻不到冬」之類腔調，倘用在馮紫英家酒席上，出自蔣玉菡或者錦香院妓女雲兒之口，倒是比較合適的。薛寶釵如何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再看後四十回續書中的詩詞，不像話的就更多了。試把八十九回續補者所寫的寶玉祝祭晴雯的兩首《望江南》詞與曹雪芹所寫的寶玉「大肆妄誕」「杜撰」出來的《芙蓉女兒誄》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一則陋俗不堪，一則健筆凌雲，其間之差別，猶如霄壤。續書九十四回中還有一首寶玉的《賞海棠花妖詩》，也可以欣賞一下，不妨引出：

海棠何事忽摧頹？今日繁花為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一陽旋復佔先梅。

這只能是鄉村裡混飯吃的、鬍子一大把的老學究寫的，讀了不免心頭作嘔。如此拙劣庸俗的文字，怎麼可能是「天分高明，性情穎慧」（警幻仙子的評價）、寫過「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一類漂亮詩句的寶玉寫的呢？再說，寶玉本是「古今不肖無雙」的封建家庭的「孽根禍胎」，現在又怎麼忽然變成專會講些好話來「討老太太的喜歡」的孝子賢孫了呢？看過後人「大不近情理」的續貂文字，才更覺得曹雪芹之不可企及。

讖語式的表現方法

《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在藝術表現上另有一種特殊現象，是其他小說中詩詞所少有的，那就是作者喜歡預先隱寫小說人物的未來命運，而且這種暗中的預示所採用的方法是各式各樣的。

太虛幻境中的《十二釵圖冊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是人物命運的預示，這已毋庸贅述；《燈謎詩》因回目點明是「讖語」，也可不必去說它。甄士隱的《好了歌註》，甲戌本脂評幾乎逐句批出係指某某，雖然在傳抄過錄時，個別評語的位置抄得不對（如「如何兩鬢又成霜」句旁批「黛玉、晴雯一干人」，其實這條批應移在下一句「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旁的，即《芙蓉誄》中所謂「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是也），個別評語可能抄漏（如「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句旁無批，可能是抄漏了賈巧姐的名字），但甄士隱所說的種種榮枯悲歡，都有後來具體情節為依據，這也是明顯的事實。因為小說開卷第一回所寫的甄士隱的遭遇，本來也就是全書情節、特別是主要人物賈寶玉所走的道路的一種象徵性的縮影。

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帶有預言性質的詩歌外，小說人物平日風庭月榭、詠柳吟花的詩歌又如何呢？我們說，它也常常是「詩讖式」的。我們就以林黛玉之所作為例吧。她寫的許多詩詞，甚至席上行令時抽到的花名籤，都可以找出一些詩句來作為她後來悲劇命運的寫照。

首先，她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葬花吟》就是「詩讖」。與曹雪芹同時、讀過其《紅樓夢》抄本的明義，在他的《題紅樓夢》詩中就說：

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痾續紅絲？

所謂「似讖成真」，就是說《葬花吟》彷彿無意之中預先道出了黛玉自己將來的結局。究竟是否如此，這當然要看過曹雪芹寫的後來黛玉之死

的情節方知。所以，脂評曾說：自己讀此詩後很受感動，正不知如何加批才好，有一位「《石頭記》化來之人」勸阻他先別忙著加批，「俟看過玉兄後文再批」，他聽從了這話，「故擲筆以待」（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眉批，甲戌本略同）。

我把有關佚稿情節的脂評和其他資料，與這樣帶識語性質的許多詩加以印證、研究，發現曹雪芹筆下的黛玉之死，完全是不同於續書所寫的另一種性質的悲劇。要把問題都講清楚，需專門寫一篇長文，這裡只能說一個大概：八十回後，賈府發生重大變故——先是「獲罪」，最終則「事敗、抄沒」。寶玉遭禍離家，淹留於「獄神廟」不歸，很久音訊隔絕，吉凶未卜。黛玉經不起這樣的打擊，急痛憂忿，日夜悲啼，終於把她衰弱生命中的全部熾熱的愛，化為淚水，報答了她平生唯一的知己寶玉。那一年事變發生於秋天，次年春盡花落，黛玉就「淚盡夭亡」。寶玉回來已是離家一年後的秋天。往日「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的景色，已被「落葉蕭蕭，寒煙漠漠」的慘象所代替；絳芸軒、瀟湘館也都已「蛛絲兒結滿雕樑」。人去樓空，紅顏已歸黃土隴中；天邊香丘，唯有冷月埋葬花魂。據脂評透露，黛玉逝後，寶玉「對景悼顰兒」亦有如「誄晴雯」之沉痛文字，可惜我們再也讀不到這樣精彩的篇章了！

這樣看來，《葬花吟》中諸如「三月香巢已壘成，樑間燕子太無情（秋天燕子飛去）！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數句，也許就是變故前後的識語。「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也有可能正好寫出後來黛玉寧死不願蒙受垢辱的心情。至於此詩的最後幾句：「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在小說中通過寫寶玉所聞的感受、後來黛玉養的鸚鵡學舌，重複三次提到，當然更不會是偶然的了。上引明義詩的後兩句：「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痾續紅絲？」也是佚稿中的黛玉並非如

續書所寫死於寶玉另娶的明證（在佚稿中，成「金玉姻緣」是黛玉死後的事）。須知明義讀到的小說抄本，如果後來情節亦如續書一樣，他就不可能產生最好有回生之術能起黛玉之「沉痾」而為她「續紅絲」的幻想了！因為黛玉即使能返魂復活，她又和誰去續紅絲呢？

《代別離·秋窗風雨夕》也是後來寶玉訣別黛玉後，留下「秋閨怨女拭啼痕」（黛玉這一《詠白海棠》的詩句，脂評已點出「不脫落自己」）情景的預示。這一點從小說描寫中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用筆的深意來的：

……隨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這裡，「心有所感」四字就有文章。如果說黛玉有離家進京、寄人籬下的孤女之感，倒是合情理的。但《秋閨怨》、《別離怨》或者所擬之唐詩《春江花月夜》，寫的一律都是男女相思離別的愁恨（李白的樂府雜曲《遠別離》則寫湘妃娥皇、女英哭舜，男女生離死別的故事）。在八十回之前，黛玉還沒有這種經歷，不能如詩中自稱「離人」，對秋屏淚燭，說「牽愁照恨動離情」等等，除非是無病呻吟。所以這種「心有所感」是只能當作一種預感來寫的。

再如她的《桃花行》，寫的是「淚乾春盡花憔悴」情景。既然《葬花吟》「似識」，薄命桃花當然也是她不幸夭亡命運的象徵。這一點，我們又從脂評中得到了證實。戚本此回回前有評詩說：

空將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艷花。

一片精神傳好句，題成識語任吁嗟。

意思是雖然寶玉後來不顧「寶釵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為僧」，皈依佛門，以圖報答自己遭厄時知己黛玉對他生死不渝的愛情，但這也徒然，因為黛玉早如桃花之觸飄風而飛散了！批書人讀過已佚的後半部原稿，他說

詩是「讖語」，當然可信。

上面談的只是她的三首長歌。其他如吟詠白海棠、菊花、柳絮、五美諸作，以及中秋夜與湘雲的即景聯句等等，也都在隱約之間通過某一二句詩，巧妙地寄寓她的未來。如聯句中「寒塘渡鶴影（湘雲），冷月葬花魂（黛玉）」一聯，就可以看作是吟詠者後來各自遭遇的詩意畫。甚至席上行令掣籤時，作者也把花名籤上刻著的為時人所熟知的古人詩句含義，與掣到籤的人物命運聯繫了起來。黛玉所掣到的芙蓉花籤，上刻「莫怨東風當自嗟」，是宋人歐陽修著名的《明妃曲》中的詩句。該詩的結尾說：

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

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這與《葬花吟》等詩簡直就像同出一人之手。這裡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為何花名籤上不出「紅顏勝人多薄命」句呢？現在所刻之句，既有「莫怨東風」，又說「當自嗟」，豈非有咎由自取之意？這能符合黛玉悲劇結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說，不出前一句主要是因為它說得太直露了，花名籤上不會刻如此不吉祥的話；隱去它而又能使人聯想到它（此詩早為大家所傳誦），這是藝術上的成功。至於「莫怨東風當自嗟」，正是暗示黛玉淚盡而逝的性質和她在這個悲劇中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的借用語。如前所述，黛玉最後只是痛惜知己寶玉的不幸，而全然不顧自己，雖明知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行將毀滅，也在所不惜。戚序本第三回末有一條脂評，可以作這句詩的註腳：

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乾，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借用《論語》的話）。悲夫！

寶玉的「不自惜」，無非是引起他父親賈政大加笞撻的那類事，亦即使襲人感到「可驚可畏」的、「將來難免」會有「醜禍」的那種「不才之事」（見三十二回）。看來，黛玉憐惜寶玉後來之遭厄，又比寶玉在家裡捱打那次更甚了。我由此想到警幻仙子所歌「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以及薄命司所懸對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也都並非泛泛之語；就連薛寶琴《懷古絕句十首》那樣不揭示謎底的詩謎，我認為曹雪芹也都是別出心裁地另外寄寓著人意料的深意的（見本書第283—287頁「備考」）。

當然，這種詩讖式的表現方法，也可以找出其缺點來，那就是給人一種宿命的、神秘主義的感覺。我以為它多少與作者對現實的深刻的悲觀主義思想有關。但從小說藝術結構的完整性和嚴密性來說，它倒可以證明曹雪芹每寫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始終的。這一特點，無論其優劣如何，它至少對我們探索原作的本來構思、主題、主線，以及後半部佚稿的情節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紅樓夢》中的語詞曲賦，從小說的角度看，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它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我們要瞭解它的藝術特點，讀懂它，欣賞它，才不致辜負曹雪芹這位偉大的文學家的一片苦心。

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解

石上偈

(第一回)

無材可去補蒼天^①， 枉入紅塵若許年^②。
此係身前身後事^③， 倩誰記去作奇傳^④？

【說明】

作者虛構空空道人見青埂峰下有一塊頑石，上面記著它被攜入紅塵後的經歷見聞，後面又有一偈，就是這首七言絕句。偈（jì 記），佛經中的唱詞，也泛指佛家的詩歌，本是音譯佛教梵語「偈陀」的略稱，義譯是「頌」。

【註釋】

① 補蒼天：出自古代神話。傳說遠古的時候，天塌地陷，大火燃燒不滅，洪水泛濫不止，猛獸兇禽到處噬食百姓。女媧（wā 蛙）氏煉五色石把蒼天修補了起來。她還砍斷大海龜的四足用來作為擎天柱，殺死黑龍以救助中原，積起蘆灰將洪水止住。這樣，就平息了一切災禍，老百姓因此得以安生（見《淮南子·覽冥訓》）。這裡作者是借神話故事來說做匡世濟時的大事業。②「枉入」句：白白地來到人世間這麼多年。這是作者感慨年華虛度。紅塵，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本寫長安之盛，後用以說明世間的熱鬧繁華。③「此係」句：這是石頭身前和身後所經歷的故事。小說中說頑石「幻形入世」，化為通靈寶玉，隨著賈寶玉的投生，來到人世，經歷了一番離合悲歡以後，仍化作頑石，回歸到青埂峰下，所以這樣說。詩句似有寓意，作者或借此暗示小說所描寫的，並不限於他個人的生活經歷，而是對他祖孫三代以上種種現實的藝術概括：對雪芹來說，曹寅時代便是他的「身前」事；對盛時曹家來說，敗落又是已逝者的「身後」事。④「倩（qīng 慶）誰」句：請誰替我抄了去作奇聞流傳？倩，央求。奇傳，即傳奇，為押韻而顛倒，意即奇異故事可以相傳者。它本是唐代興起的一種用文言寫的短篇小說，這裡只取新奇傳聞義。

【評解】

這是作者依託神話形式表明《石頭記》創作緣由的一首序詩。

曹雪芹在小說的楔子中虛構了此書係抄自石上所刻的故事，其原始作

者便是幻化為通靈寶玉，讓神瑛侍者（賈寶玉的前身）「夾帶」著它一起下凡，經歷過一番夢幻的補天石。而曹雪芹自己只不過是「披閱增刪」者。

這樣虛構的意圖是：（一）強調故事的真實性。所謂此書所述是石頭「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首回楔子），所以要讓虛擬作者通靈玉陪伴故事主人公始終。（二）申明經歷者並非就是自己。故事雖真，卻多半發生在其祖輩生活年代，如鳳姐所說，「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有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十六回）。風月繁華之盛，對雪芹來說是「陳跡」，是「身前」之事（曹寅死於雪芹出生前十二三年）；而「萬境歸空」之日，對當時經歷之人如曹寅而言，則又是其「身後」之事。為表明素材多來源於老人如祖母等口授，故虛擬了一個原始作者而讓自己扮演「披閱增刪」角色。所以，從事件的經歷者來說，石頭並不等於作者；但就此書的創作來說，石頭也就是曹雪芹。批書人脂硯齋怕讀者誤認為雪芹真是「披閱增刪」者，就特地揭穿「作者之筆狡猾之甚」，敲定作者就是雪芹自己。

那麼，曹雪芹為甚麼一開頭便借那塊補天石的遭遇，先作無材補天之嘆呢？這倒確實是作者自況。

對「補天」傳說的借用，以往我們總是去推究這「天」代表甚麼，說是補「封建制度的天」吧，又怕貶低作者，於是從「補天」轉而發揮成「恨天」、「拆天」，近來又有人說「天」應是「情天」、「離恨天」。其實，這樣推究一個用了千百年已有固定含義的語詞，是搞錯了方向。比如有人用「亡羊補牢」一詞，你去推究「羊」是山羊還是綿羊，「牢」是木柵圍的還是石頭砌的，豈非不得要領？古籍中用「補天」一語的例句不少，無非喻安邦治國、經世濟民一類的大事業。清人周樂清作《補天石傳奇》，收錄戲曲八種，寫的也是太子丹、屈原、王昭君、蔡文姬、諸葛亮、岳飛等等青史揚名人物的故事。所以，雪芹說無材補天，意思就是沒有資格去做一番大事業。

成就這樣的大事業，必須要通過科舉仕宦之途才有可能達到。雪芹少小時的客觀環境使他失去了延師教讀的機會（他是憑博覽群書自學成

才的），因而並不精深舉業；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家庭的巨變在政治條件上斷絕了他這條路。

清代制度：凡直系三代之內犯有重罪者，不得參加科考。這只要看看《登科錄》中錄取者皆詳列三代姓名、職業，以備選錄放官之用便知道了。父親曹頌是皇帝下旨抄家的「欽犯」，又被「枷號」多年，雪芹哪能靠科舉仕途發跡出頭？

人們總以為曹雪芹也像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賈寶玉那樣，生來就厭惡仕途經濟，所以能否讀書做官，根本就不在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雪芹很自負，對那些名利場中熱衷於營求的人白眼相向，又狂又傲，是無疑的。但這不等於他對自己一生注定無緣科場的命運也無所謂。功名對於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我們今天難以理解的。

蒲松齡《聊齋》揭露和抨擊科舉制度摧殘人才、造成政治黑暗腐敗的作品有多篇，既深刻，又沉痛；可他自己卻終生未放棄拼搏於科場，屢戰屢敗，悲憤喪氣，直到七十一歲才獲得個區區貢生。曹雪芹自然也會對命運的不公感到極大的怨恨和悲憤，所謂「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他「燕市哭歌悲遇合」（敦敏詩）所「哭歌」的不幸，也不是因為生活的貧困，而是因為他是被「入了另冊」的，被宣告了科場之路不通，也就是在他這位有志於做一番大事業者的面前設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

所以，脂評對此詩的前兩句有批語說：「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又批「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說：「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將它直接與寫書聯繫起來的是批「只單單剩下一塊未用，便棄在……」數語，說：

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話。

這話的語氣，一看便知，是雪芹長輩畸笏叟說的。他把《紅樓夢》之寫成，歸結為雪芹不能與別的年輕人一樣有做大事業的機會，可又不甘心去幹諸如經商行醫、做工務農之類社會所需的平凡事（所謂「補地之坑陷」），在慚恨孤憤的心情下，為了不埋沒自己，就選擇寫小說以傳世了。可見，曹雪芹是「意有

所結鬱，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思垂空文以自見（現）」，《紅樓夢》是其「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自題一絕

（第一回）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①， 誰解其中味^②？

【說明】

在小說的楔子中，作者假託這部書的底稿是空空道人從石頭上抄來的，後經「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題名為《金陵十二釵》，並題了這首絕句。所以，這首詩是小說中作者以自己身份來寫的唯一的一首詩。

【註釋】

① 都云：都說。 ② 解：懂得。

【評解】

「荒唐言」不限於指小說有石頭「無材補天，幻形入世」這樣荒唐的緣起，也不僅僅指小說中有「太虛幻境」、「風月寶鑒」之類荒唐的情節。作者將廣泛蒐羅所得的見聞，結合自身的經歷體驗，運用大膽的藝術想像，創造了賈寶玉以及一大批非按某一真人為對象摹寫的閨閣女子形象，虛構成一個以大觀園女兒國為中心的故事，以及小說表面上把悲劇命運說成是情根夙孽、償還冤債等等，也都帶有「假語存焉」（脂硯齋錯聽成「假語村言」，先寫入「凡例」，後移作回前評，又被傳抄者混為正文，遂訛傳至今）的性質，也就是所謂「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是說其中包含著種種血淚辛酸的現實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在這裡，作者訴說的是他難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衷曲。

脂硯齋、畸笏叟等人對此詩有幾條重要的批語。一曰：「此是第一首標題詩。」有人被「第一首」三字所迷惑，以為在此之前明明還有一

首「無材可去補蒼天」的詩，此詩應為第二首，之所以稱為「第一首」，正好說明小說本由作者新舊二稿合成，或由不同作者的兩部書拼湊起來的；在舊稿中此詩是第一首，加入新稿後成了第二首，而批語本批在舊稿上，故有此矛盾現象。其實這是誤解。因為脂批所說的「標題詩」是指標明此回題意（即回目含義）的詩，而前一首楔子中的石上偈，並非為標明回目含義而作，所以不是標題詩。第一回回目中有以「甄士隱」諧「真事隱（去）」、「賈雨村」諧「假語存（焉）」之隱義，故詩有「荒唐言」、「辛酸淚」、「解味」等語。也由此可見，小說原來的設計在每回正文開始前都有一首「標題詩」來闡釋回目的；現在有的有，有的沒有，是書稿未最後完成加工的跡象。二曰：「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壬午的次年癸未，曹雪芹尚在人世，他死於再下一年甲申春，有敦誠的輓詩可證。「壬午除夕」是畸笏叟在自己批語後所署的時間。他在這一年署時間的批語特別多，如「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孟夏雨窗」、「壬午九月」、「壬午重陽」等等，不計這條「壬午除夕」在內，已多至四十二條。批語針對「辛酸淚」、「誰解」等語而發。「哭成」只能理解為以悲感的心情撰寫而成，而絕不是拼合增刪他人作品而成。且語意也說明書稿已基本撰寫成了。三曰：「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申八月淚筆。」此批亦畸笏叟所加。其時，脂硯齋亦已逝去，與雪芹死僅相隔半年。「余二人」，指畸笏叟及其老妻，即雪芹之雙親（參見拙作《畸笏叟考》，載《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1期），他痛悼愛子不幸早逝，故署「淚筆」。前言書已「哭成」，此卻又言「書未成」，何故？因十年前雪芹交出的小說成稿，在後來謄清時，被借閱者「迷失五六稿」，且都是八十回以後的，一直找不回來，也未及補寫，畸笏痛心全書成殘，故有是語。

《紅樓夢》問世二百多年了，對於這部小說的成書過程、後半部佚稿的情節，以及作者創作此書的本來意圖等等，都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至於

對小說的社會意義，更曾經有過種種歪曲，就是曹雪芹自己，由於沒有科學的歷史觀點，不能從本質上認識那些激動著他，從而使他產生強烈創作願望的複雜的社會現象（儘管他出色地描繪了它），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他自己著作的全部價值和意義。用正確的觀點深刻地理解、闡明《紅樓夢》這一部在思想上和藝術上成就最高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社會意義和科學地總結其創作的藝術經驗的任務，便歷史地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

太虛幻境對聯

（第一回）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①。

【說明】

甄士隱炎夏伏几盹睡，夢見一僧一道攜「通靈寶玉」下凡。他上前搭話，請一見此玉，但不及細看，就被奪回，說是已到幻境。見到的是一座大石牌坊，上有「太虛幻境」四個字，兩邊就是這副對聯。太虛幻境，意即虛幻之地，作者假託的仙境。太虛，本謂空寂玄奧境地，故亦指宇宙或天。

【註釋】

①「假作」二句：把假的當作真的，真的也就成了假的；把沒有的當作有的，有的也就成為沒有的了。

【評解】

甄士隱夢中所見的這副對聯，在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也曾同樣看到。兩次出現是著意強調，同時也借此點出甄的遭遇和歸宿是賈的一生道路的縮影。

作者用高度概括的哲理詩的語言，提醒大家讀此書要辨清甚麼是真的、有的，甚麼是假的、無的，才不至惑於假象而迷失真意。但是歷來許多談論《紅樓夢》的人多在辨別真假有無上走入了歧途，主觀臆斷，穿鑿附會。正如魯迅所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

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他們以假作真，無中生有，實在免不了受到這副對聯的嘲笑。

小說中借「假語」、「荒唐言」將政治背景的「真事隱去」，用意是為了避免文字之禍。如說曾「接駕四次」的江南甄家，也與賈府一樣，有一個容貌、性情相同的寶玉，後來甄家也像賈府一樣被抄了家，這些都是作者故意以甄亂賈，以假作真。此外，如作者不明寫秦可卿誘發了寶玉漸成熟的性意識，而假借寶玉做夢等等，也與這副對聯所暗示的相契。如果從文藝作品反映現實這一特點說，弄清「真」與「假」、「有」與「無」的辯證關係，也是十分重要的。對此，魯迅曾有深刻的論述：「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只執滯於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幻滅以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三閒集·怎麼寫》）

嘲甄士隱

（第一回）

癩和尚

慣養嬌生笑你癡^①，菱花空對雪淅淅^②。
好防佳節元宵後^③，便是煙消火滅時。

【說明】

甄士隱抱三歲女兒英蓮上街看熱鬧，遇一僧一道，那僧一見就大哭，要士隱把女兒——所謂「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捨給他。士隱